

張軍×香港中樂團 崑曲音樂再實驗

今年5月18日，梅花獎得主、有「崑曲王子」美譽的張軍，在上海舉行了他2018年版「水磨新調」新崑曲萬人演唱會，六百年的水磨調與New Age、電音、搖滾、爵士等音樂元素相碰撞，迷了聽眾的心神。這不是張軍第一次在崑曲音樂上「投石問路」，他曾做過新音樂搖滾音樂會，曾與譚盾合作實景園林崑曲《牡丹亭》，曾登上歌手王力宏的舞台，曾與美國爵士大師Bobby McFerrin跨界對唱……對張軍來說，崑曲的音樂迷迷迭迭，是崇山，是靜水，讓人心甘情願迷路、流連。

本月，張軍將與香港中樂團合作「長生殿·牡丹亭——崑曲與中樂的跨界交響」，讓崑曲與大型中樂團的演奏形式相結合，再次拓展觀眾的想像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香港中樂團提供



「我追尋崑曲音樂的不同呈現方式，已經很多年了。」張軍說。12歲時考入上海戲校崑三班時，他對崑曲一無所知，只是因為從10歲開始學二胡，懵懵懂懂地將民族音樂留在了心裡。進了戲校，演員班的他也和音樂班的朋友「混得非常高興」。「對崑曲真正意義上的理解——我稱作『與崑曲和平共處』，是因為我學會了一段唱腔《懶畫眉》，才發現，哦，原來崑曲的音樂是這樣的。是因為音樂，讓我和崑曲在一起。」

跨界的「度」

對張軍來說，自己崑曲夢開始的地方是音樂；而崑曲，這百戲之祖，其起源也是音樂。「一個偉大的表演藝術是非常複雜的體系。崑曲就是600年前江蘇崑山的音樂形式崑山腔，是當時南戲流傳到江南後的一種音樂形式。唱了兩百年，被明朝嘉靖年間的魏良輔作了改造，變成好聽的崑曲了，才被學生寫進了戲裡面，開始一個表演藝術。我一直說，崑曲的起源就是音樂，或者我們現在和粵劇、越劇、京劇，站在一起，所有小生化了妝，只要不唱，長得都一樣。其實本質的區別就是音樂，同樣作為表演藝術，最要去挖掘和傳播的，就是音樂，這是我自己的認知。」

崑曲音樂，如同是進入這種秘傳統的一把鑰匙。張軍希望通過與不同界別的音乐

家合作，來不斷探索崑曲音樂與現代審美的連結點，進而讓觀眾因為崑曲的音樂而走近崑曲。

這種跨界，自有其「度」。「如果是傳承或者傳播三四百年的一個古腔古調的話，我認為本質是一定不能改的，哪怕有作品做成了搖滾版，這個作品怎麼唱，咬字、發音、旋律，一個音都不改。不能改，你把你的命革了，變成不是你，這個事情非但沒有價值，還是毀滅性的。」張軍說，在探索崑曲音樂的呈現時，首先要研究過去，對唱腔的咬字行腔、旋律譜曲如何來，要了然於胸，之後才能談再發展。「做一些新的發展，不是說人為地任意地，搖滾吧，電音吧，pop吧，不是的。我和一群年輕的音樂家合作，我很受感動，這些人首先是守理，是膽戰心驚，去找到裡面的形式。比如一段《懶畫眉》，音樂家寫了9稿才寫出來，出來的很符合這一段音樂本身的情感。其實外在給一個什麼新音樂的形式，是要首先讀懂內在。」張軍說，任何的當代的新潮的形式，都只是一個橋樑，最終所要體現的，仍然是當時創作者的心情心態人文精神，以及音樂中所承載的感情，「比如我做搖滾，是因為有一個作品裡面那個古代的書生其實很搖滾的，這是一個連結點。創作的難度也在於，古曲要變成一個很妥帖的當下音樂形式，尋找那個連結點

是非常難的。」

與大型中樂團合作

這次與中樂團的合作，張軍選擇了自己喜愛的《長生殿》和《牡丹亭》中的小生戲來切入。從《牡丹亭》的〈拾畫〉、〈叫畫〉；《長生殿》的〈哭像〉串連演出，帶來兩段愛情的不同映照。《長生殿》中他將以現代裝和古代裝亮相，呈現時空的跨越與對話，《牡丹亭》中，則一人扮演四個跨越行當的不同角色。「首先，希望用比較濃縮的音樂形式，讓大家感受到柳夢梅、杜麗娘的愛情氛圍和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歷程。再而，既然是劇場，就不是簡單地化了妝和樂團來唱，而是大家的融合度要更高一點，所以《牡丹亭》會更雅致些，衣服也經過特別設計，有傳統的影子，但又不是完全傳統的。希望有一些雅致的氛圍，可以閒庭信步。《長生殿》中，我也邀請了學長李鴻良與學妹徐思佳一起演出，讓高力士和楊貴妃粉墨登場。導演則在排練時也給音樂家一些表演的可能，比如演繹『六軍不發』時，樂隊也可以成為演員來更好地傳達這種氛圍。除此

「長生殿·牡丹亭——崑曲與中樂的跨界交響」
時間：7月13、14日 晚上8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

張軍與香港中樂團在排練中。

張軍與中樂團的合作以小生戲來切入。

之外，還會有一點音樂劇場氛圍的創作設計，還有一些影像設計和觀眾的互動。」雖說有戲劇場面和張力的營造，演出首先仍是音樂作品的嶄新呈現，特別請來金復載與顧冠仁兩位作曲家將古曲唱腔進行改編，與中樂團的配器編制相融合。「以往演出，所有人是看我，現在不行，所有人要看指揮。」張軍笑道：「比較難的是，崑曲的唱腔有一些散板是比較自由的，我們排練時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，怎麼把散板的部分和樂隊嚴絲合縫地扣在一起。好在兩位老師都是我的忘年交，金老師還幫我寫過新編的《哈姆雷特》，我們很有默契。」

從1998年開始，張軍策劃「崑劇走近青年」互動演出和「我是小生」互動講座，向年輕觀眾推廣崑曲，20年來，600多場分享會，吸引了超過40萬人參加。「20年了，我覺得有一個難題是，你願意去走近青年人，但是用什麼去走近青年人呢？」張軍說：「我回顧了一下，這20年，前十年是通過崑曲來講戲曲的共性，後十年，讓我很興奮的是，可以開始講崑曲的個性了。個性是什麼？首先講詩詞歌賦，講典故，講文字，講曲牌的獨特性，再延展到表演藝術的體系中去，而這些的源頭都是音樂。所以，能夠在音樂上開拓可能性，是我這輩子致力做的事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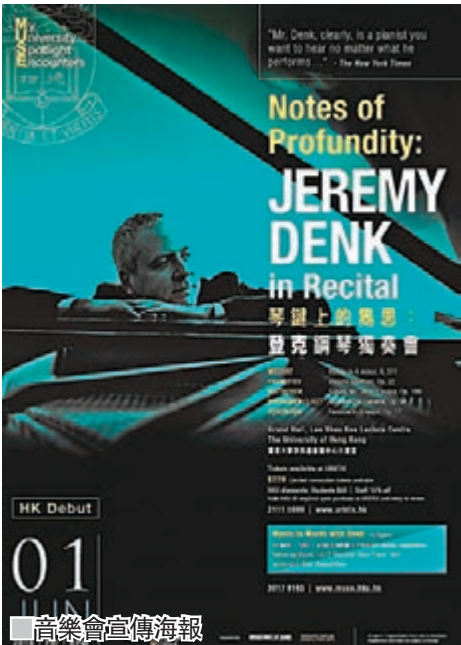
回顧生命的美與哀： Jeremy Denk的 舒伯特D.960奏鳴曲

舒伯特於人生走到尾聲時創作的「二十一號鋼琴奏鳴曲」(D.960)，是其眾多作品中情感最複雜的。驟耳聽來，它是重重複複的悶蛋，如老人呢喃那麼煩氣（所以19世紀時沒人理會此曲）；但仔細咀嚼，你會被它猶如在「幽幽回顧人生的美好與哀愁」的特殊情味所吸引。當然，還須選對版本才行。

在鋼琴家眼中D.960是極難駕馭，各人演繹方式亦千差萬別。以首樂章為例，最極端的兩種演繹，是Richter的「緩慢得足以令你窒息」版，和Horowitz的「急急如律令」版。（而譜上標的是「Molto moderato」。）我自問是中庸派，兩個極端都吃不消，常聽的Maria Joao Pires版本，屬中間偏快速度，充滿生之激情。很慶幸，六月初首度來港演出的鋼琴家Jeremy Denk因臨時改曲目（取消了貝多芬的《An die ferne Geliebte》和舒曼的《幻想曲》），讓我有機會一聽這當紅音樂家別具一格的D.960。

舒伯特排在下半場演出。上半場的莫扎特和貝多芬都令人印象深刻。開場的莫扎特《A小調迴旋曲，K.511》，清新、明亮、淡雅，一點累贅的東西也沒有，恰當的頭盤。來到舒伯特，首樂章開端的主題樂句，比向來聽慣的版本慢，幸好並非凝固僵固的Richter風格。

Denk彈琴時不太看鍵，有時帶着微笑望向遠方，有時閉目仰首，忘情任指尖飛舞；其音色也如其台風，清朗不粘滯，音量變化廣。聽得出他很用心處理開首樂句。D.960的開端很奇特：旋律是平淡的，但作曲家對和弦的處理卻令它不太像「開端」，反而像一張已播到中途的唱片。以前聽的版本都不太在意這開端，但Denk彈出了我心目中的想法。音符淡淡響起，如自言自語，毫不在乎別人有否在聽。要形容的話，就是帶點失神的回憶狀態吧。



緊接着，那隆隆的重低音（G flat trill）響起，跟原來的調（降B大調）交鋒。Denk拿捏得真好，咆吼低音如積鬱滿腔，音質卻是歷歷分明。（題外話，此曲真的要聽現場。用一般器材聽唱片錄音，重低音往往變得暗淡朦朧，失去震撼力。）

Denk的聲部清晰分明，重視樂句線條的營造。他的技術好，觸鍵乾淨俐落，常令聽眾有種種靈感，跟去年在同一場地（港大李兆基會議中心）演出的Lifschitz，可謂大異其趣。這種輕盈自在，很難得。相信很多樂迷也愛他這種輕，所以Denk

長年演出不懈，除了經常跟美英知名樂團合作，今年夏天還會再度參與英國逍遙音樂節，演出巴托克第二協奏曲。

D.960的第一樂章，主題如幽靈般以轉調和變型的方式不斷復現，一不小心，彈來就如一匹枯燥冗長的流水賬。但Denk處理得極好，不覺單調，而且由頭至尾充滿張力。聽着主題恣意遊走，就像跟鋼琴家經歷了一遍人生的高低起伏；而當十多分鐘後一切回歸初始模樣時，我彷彿聽到舒伯特在說：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！」一切生命的煩憂都拋去，世界仍像開初般朗然輕快。雖然不知舒伯特創作時是否真的這樣想，但Denk的演出的確給我如此聯想。

首樂章極長，但之後三個樂章也不可或缺。第二樂章是悲哀小曲，前半首的每個小節，左手都會跨越右手點出一個高音鍵。他彈得不如我想像的通透玲瓏，略欠深沉，但算得上清新雋永。我想，還是尾樂章那種疾走狂歌的風格適合他。一曲既畢，演奏者似乎也很滿意，不待掌聲催促已坐下為大家加奏兩曲，都很精彩。第二首安哥，是改編成爵士風格的華格納《Pilgrim's Chorus》。彈前Denk說是「silly thing」，不過見到他興奮雀躍的高模樣，倒覺得他內心其實是藏着一個即興爵士魂。

文：默泉

大型史詩舞台劇《秦俑情》西安公演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）隨着大型史詩舞台劇《秦俑情》在西安正式全球首演，從7月起，這部以「世界第八大奇跡」——兵馬俑為原型，以秦朝風雲歷史為故事主線的史詩級大秀，將在秦兵馬俑出土地進行常態化演出。這也是兵馬俑首次以非實體的表達方式，向世界傳播秦文化魅力的創舉之作。

《秦俑情》是由海內外多位一線藝術家及最頂尖的團隊，歷經數年，精心打磨而成。該劇導演趙明表示，《秦俑情》以「情」為核心，主要講述了三段情緣，一段是劇中人物秦國小兵對於國家發展的赤子之情，另一段是秦國幾代君王王對於一統天下的壯志豪情，還有一段是劇中演員穿越古今，對中華文明燦爛篇章的熱愛之情。全劇共分為秦俑復活、文韜武略、統一六國、穿越時空、天下大和五個部分，以一個秦國小兵的視角，通過全新的多媒



《秦俑情》全新的多媒體藝術表現形式受到觀眾歡迎。

體藝術形式，引領觀眾近距離觸摸兩千多年前的傳奇歷史。

據了解，《秦俑情》立足於對兵馬俑文化符號的現代書寫，它摒棄了傳統旅遊駐場演出的單一表現形式，更注重將藝術與科技、藝術與文物、藝術與人的三種關係，通過全新的多媒體藝術，將秦之榮耀、東方之文明立體化呈現給大眾。在演出中，主創團隊運用目前最先進的冰屏和全息影像技術等，通過高約14米的冰屏，將金

戈鐵馬、戰車、烽火、兵馬俑、攻城場景等如夢如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，取得了完全不同於普通屏幕的視覺效果，同時又與演員的精彩演出相互配合，相得益彰，首演便贏得觀眾一致肯定。

同時，《秦俑情》也是一部身負時代使命、承載中華文明本源的史詩大劇，以極富感染力的舞台藝術語言，將秦文化的延續性、多元性、包容性和凝聚性等特點充分展示，同時立體化呈現秦人本色，將秦人勇士最震撼人心的時代特徵生動形象的還原。《秦俑情》的推出，不僅彌補了內地秦文化主題上的文旅演出空白，同時也以更富感染力的藝術形式，將中華文明光彩奪目的偉大篇章呈現於世界的舞台中央，讓世人用全新的視角審視一個自信的中國。希望通過《秦俑情》的持續上演，讓世界更多了解兵馬俑和秦文化，把中國的優秀文化傳播到全世界。

周末好去處

KEEN

「TouchWoods 夏日親子障礙賽」

今年炎夏，美國戶外品牌KEEN首次夥拍同樣熱愛戶外玩樂文化的TouchWoods共同舉辦「KEEN presents TouchWoods 夏日親子障礙賽」，分享戶外玩樂的喜悅。活動將糅合自然遊樂及野外體驗，從遊戲中讓父母學習與孩子溝通、合作，拉近親子關係。參賽的小朋友須介乎4歲至10歲，與爸爸或媽媽組成隊伍，於限時內合力完成挑戰全程13項的障礙物。透過不同難度的障礙關卡，讓小朋友貼近大自然之餘，並同時訓練他們的膽量、應變力和靈敏度，讓家長學習與孩子同行。

日期：7月7日 中午至下午5時30分
地點：Easy Organic Farming（元朗錦田水頭村109地段661號）



《漂》劇場 @ 跨界大龍鳳藝術節

劇場化成洗衣場，歡迎一身風塵僕僕的你，來漂白清潔，洗滌心靈。藝術家林嵐由個人歷程出發，與王榮祿和黑鬼攜手合作，創作以回望社會、反思人生為題的體驗裝置。無論是面對成長身份，或是社會紛擾等，都叫林嵐思緒經常徘徊不定，即使用盡任何方法洗掉一切負面情緒和矛盾，好像隨年月損耗的舊白衣服，任憑怎麼清洗，也不能重現當初的白色。既不能擺脫世上七情六慾之障，那只好周旋其中，神遊一次。這裡偶而看到或聽到有人在洗，有人在晾，有人盡力地在擦掉污穢，有人在和污點割清關係，只有你不用碰那趟渾水，不用怕沾濕身體，只需要打開五感，清潔程序開始啟動。衣服如我們第二層皮膚，是遮蓋、保護，也是掩飾和偽裝。在洗淨過程，人和衣服置於洗衣幕內，衣和人互相交錯和牽連，時而真實，時而虛幻；並在流動的洗衣液中，穿梭於各界，來去自由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7月14日（逢星期五、六）晚上8時至10時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

